

# 明代名医虞搏学术思想探要

浙江中医学院(杭州 310009) 徐 珊

**关键词** 虞搏 学术成就 诊疗经验

虞搏(1438~1517),字天民。浙江义乌人。世居花溪,自号花溪恒德老人。世业医,其曾叔祖虞诚斋曾游学丹溪之门,世代相传,皆以丹溪为宗。虞搏博学能文,因其母病遂精于医,既承家学,私淑丹溪,又注重临床。晚年著《医学正传》八卷,学宗丹溪,并参仲景、钱乙、河间、东垣诸说,各选其方之精粹,复为或问以申明之,制方以补充之。现就其学术成就和诊疗经验述要如次:

## 1 宗丹溪学,阐发阴阳气血

虞氏之学宗于丹溪,从其所著《医学正传》即资证明。书中所述诸病证,皆列“丹溪要语”、“丹溪方法”、“丹溪活套”等,并认为丹溪“其学有源委,术造精微”。所著《格致余论》、《局方发挥》等编,“皆所以折衷前哲,尤足以救偏门之弊,伟然百世之宗师也”。故而,丹溪“阳常有余,阴常不足”之学术立论,滋阴降火之治疗特点,对其影响至深。私淑丹溪而学术成就较大者,虞搏当属其列。

然而,虞氏虽学宗丹溪,却博采众长,他提出:“丹溪之书,不过发前人所未发,补前人所未备耳。若不参以诸贤所著,而互合为一,岂医道之大成哉。”因而其阐明医理,以丹溪之说为立论依据,又采历代名医可法之语阐发之。例如,他对丹溪“阳有余阴不足论”的发挥,倡言“阴阳气血有余不足论”,亦独具心得。如他说:“夫阳常有余,阴常不足者,在天地则该乎万物而言,在人身则该乎一体而论,非直指气为阳,血为阴也。经曰:阳中有阴,阴中有阳,正所谓独阳不生,独阴不长也。姑以治法兼证论之,曰气虚者,气中之阴虚也,治法用四君子汤,以补气中之阴;曰血虚者,血中之阴虚也,治法用四物汤,以补血中之阴;曰阳虚者,心经之元阳虚也,其病多恶寒,责其无火,治法以补气药中加乌附等药,甚者三建汤、正阳散之类;曰阴虚者,肾经之真阴虚也,其病多壮热,责其无水,治法以补血药中加知母、黄柏等药,或大补阴丸、滋阴大补丸之类”。“血虚即阴虚,止可用四物,决不可用参芪之类。殊不知东垣有曰:阳旺则能生阴

血。又曰:血脱益气,古圣人之法也。血虚者须以参芪补之,阳生阴长之理也。惟真阴虚者,将为劳极,参芪固不可用,恐其不能抵当,而反益其病耳!非血虚者之所忌也。”虞氏这篇议论,从历代名家之说阐发丹溪之学,可谓宗其学而不囿其说。对后世选方择药颇有指导意义。

## 2 研《内经》旨,说明三焦心包

三焦、心包络等,是历来争论较多的问题,尤其是三焦,更是众说纷纭,令初学者莫衷一是。虞氏本《内》、《难》之旨意,力主三焦有名有形说,并具体细分上、中、下三焦之部位。他说:“三焦者,指腔子而言,包涵乎肠胃之总司也。胸中膈膜之上,曰上焦;膈膜之下,脐之上,曰中焦;脐以下,曰下焦。总名曰三焦,其可谓之无攸受乎。其体有脂膜在腔子之内,包罗乎六脏五腑之外也。”虞氏在立主三焦有形之基础上,具体划分胸部为上焦,脐上为中焦,脐下为下焦,并与脏腑密切相连,为《灵枢·营卫生会篇》之“上焦如雾”、“中焦如沤”、“下焦如渎”三焦功能之发挥,找到了脏腑组织之作用基础,也为后世三焦既寓形态更重功能之说提供了理论依据。至于心包络,虞氏认为“实乃裹心之膜,包于心外,故曰心胞络。其系与三焦之系连属”。亦主有形,并与三焦一脏一腑,相为表里。《灵枢·邪客篇》曰:“故诸邪之在于心者,皆在于心之包络”。心包络既是心之外围,故邪气犯心,首先侵犯心包。可见,虞氏之说,更为贴近《内经》原意。

## 3 究寿夭因,突出元气盛衰

天有生长化收藏,人有生长壮老已。人之自然寿命,《内经》称之为“天年”。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曰:“尽终其天年,度百岁乃去”。《灵枢·天年篇》亦曰:“人之寿百岁而死。”然而人能否尽天年、度百岁,亦即人之寿夭为何不同,对于其中原因,虞氏责之于元气之盛衰,既强调先天之禀赋,又重视后天之护养。如先天之因素,他说:“父精母血盛衰不同,故人之寿夭亦异。其有生之初,受气之两盛者,当得上中之寿;受气之偏盛者,当得中下之寿;受气之两衰者,能保养仅得下寿,不然多夭折”。所谓先天之禀赋,实乃今之遗传因素。现代研究证实,父母赋予的寿命遗传因

素,对于下代生命长短具有一定影响。然而虞氏又认为,即使如此,“又不可以常理拘泥论也,或风寒暑湿之感于外,饥饱劳役之伤乎内,岂能一一尽乎所禀之元气耶”。关键在于元气是否得以保养而充盛。元气盛则寿延,元气衰则寿夭,此一定之理。

虞氏强调,“元气之所司,性命之所系”,为今之中医衰老学说脾肾虚衰论、元气虚损论奠定了理论基础。虞氏在《医学正传·虚损》中辑录延寿丹(五味子、菟丝子、川牛膝、杜仲、川归、山药、天冬、麦冬、生地、熟地、苁蓉、人参、白茯苓、大茴香、泽泻、地骨皮、鹿茸、菖蒲、花椒、巴戟、远志、复盆子、枸杞子、柏子仁)治诸虚百损,入于中年后常服,可以却疾延年;斑龙丸(鹿角胶、鹿角霜、菟丝子、柏子仁、熟地、白茯苓、补骨脂)治真阴虚损,老人虚人常服,延年益寿。诸如方药,补益元气,并注意避邪有时,调摄情志,修身俟命,则可尽终天年。诚如虞氏所言:“医者可以通神明而权造化,能使夭者寿而寿者仙。”

#### 4 广脉诊法,主张凭脉辨证

脉诊乃中医特色之一,《内经》论述在前;《难经》继叙于后,仲景则验之临床,至晋王叔和撰《脉经》,乃脉诊第一部专著。然而脉学深奥玄妙,脉体相类难辨,令人望而却步,影响实际运用。虞氏从临证实际出发,论病之后,“皆采摭王叔和《脉经》要语,本经缺者,则于历代名医诸书,采其可法之语”,以脉知证,或脉证合参,适合临床灵活运用。

虞氏脉学造诣精深,脉诊经验丰富,临证常以脉决证。如“东阳杜世良乃兄,三月间得伤寒证,恶寒发热,小便淋涩,大便不行。初得病时,茎中出小精血片,如枣核大。由是众医皆谓房事所致,遂作虚证治而用补中益气等药。七八日后热愈甚,大渴引饮,胃中满闷,语言错乱。召予诊视,六脉俱数甚,右三部长而沉滑,左手略平,亦沉实而长。予曰:此大实大满证,属阳明经,宜大承气汤。众皆惊愕,曰:先生误矣。予不听,作大剂,连进二服,大泻后热退气和。”本案众医皆辨为虚,虞氏按脉呈一派实象,故以脉为凭,遂作大实大满之阳明腑实证之定论。虞氏治验之案每多详细记载脉象,示人以法,颇能启迪后学。

#### 5 论病证情,明析病因表现

虞氏据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要旨,佐以诸家学说,博收广集,汇通己意而著《医学正传》,按内、外、妇、儿四科分别介绍近百种病证,每病有论、有脉、有法、有方、有案,内容翔实,蔚为大观。且方药之应用,详述机理,并多有加减化裁之示例;症因之分析,精细入

微,且颇有详察明辨之情形。与今之中医临床书籍多有相承之处。兹略举例以资说明。

如对汗证之病因表现,虞氏认为:“汗证常见自汗与盗汗,但两者病似而实不同也。其自汗者,无时而漦然出,动则为甚,属阳虚,卫气之所司也。盗汗者,寐中而通身如浴,觉来方知,属阴虚,营血之所主也。大抵自汗宜补阳调卫,盗汗宜补阴降火。”自汗多为卫阳气虚,肌表不固;盗汗多属阴虚内热,迫津外泄。析理透彻,切中病机。

又如:胃脘痛之成因,虞氏认为:“未有不由清痰食积郁于中,七情九气触于内所致焉。是以清阳不升,浊阴下降,而肝木之邪得以乘机侵侮而为病矣”。其中饮食因素,虞氏尤为强调。他说:“更原厥初致病之由,多因纵恣口腹,喜好辛酸,恣饮热酒煎煇,复餐寒凉生冷,朝伤暮损,日积月深,自郁成积,自积成痰,痰火煎熬,血亦妄行,痰血相杂,妨碍升降,故胃脘疼痛”。饮食失节为胃脘痛之重要病因,证之临床,其言不忒。

#### 6 创新方意,旨在效廉简便

虞氏医术精良,拯溺救焚于民间,故而其施治讲究实用,其法其方,务求效廉。《医学正传》总集一千余方,“其伤寒一宗张仲景,内伤一宗李东垣,小儿科多本于钱仲阳,其余诸病悉以丹溪要语及所著诸方冠于其首。次以刘、张、李三家之方,选其精粹者继之于后。外有诸家名医有理妙方,又采附于其末”。所辑之方,大多精专效宏。其中又载其祖传且历年经验之方法近百,有针有灸,有单方,有便方,立法处方,突出实效,简便效验,便于民众。

同时,虞氏还擅长针灸方药并施,内治外治配合。如治呃逆,采用灸乳根、气海法。如治“盘松周氏子,得伤寒证,七日热退而呃连声不绝,举家徬徨,召予诊其脉,六脉皆沉细无力,人倦甚。以补中益气汤作大剂,加炮附子一钱,一日三贴。兼与灸乳根、气海三处,当日呃止,脉亦充而平安”。又如:治“一人泄泻,日夜无度,诸药不效。偶得一方,用针沙、地龙、猪苓三味,共为细末,生葱捣汁,调方寸匕,贴脐上,小便长而泻止”。由上可见,虞氏施治,既强调效验,又注重便廉,非学验俱丰者,实难臻此,可谓临床之大家。

〔作者简介〕徐珊,男,43岁,浙江杭州市人。1984年毕业于浙江中医学院,现任浙江中医学院教授、浙江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副院长。

(收稿日期 1999—06—15)